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吴華平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

周

景王

戊辰十有二年使詹伯如晉（詹桓伯周大夫）晉使趙成（趙武之子諡景子）來歸閻田（氏族書唐叔虞之後晉成公子懿食采于閻春秋隸案适閻屬晉與甘相近之邑）

甘人（甘大夫襄）與晉閻嘉（閻大夫）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即陸渾戎）伐潁（今河南府登封縣有陽城廢縣周潁邑）王使詹伯辭于晉

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即郃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以上諸國注俱見前亳春秋釋例亳小國與燕近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弁冠也童子垂髦始冠而因以敝之謂既冠而三加成禮則棄其始冠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羊舌肸謂韓起曰文之霸也

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起乃使趙成如京師致閻田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周大夫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已巳十有三年齊欒施子雅之子子欒之孫以字為氏高彊子尾之子子高之孫亦以字為氏奔魯

齊欒高氏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無宇曰子旗欒施字子良高彊字將攻陳鮑亦告鮑氏無宇授甲

陳氏厚施齊之將為陳氏晏嬰

以如鮑氏鮑國（謚文子叔牙元孫）亦授甲矣遂伐欒高氏高彊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嬰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齊侯召之而後入齊侯使王黑（齊大夫）以靈姑銔（齊侯旗名）率戰于稷（齊有稷門）欒高敗又敗諸莊（城內之里）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齊東南門）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嬰謂無宇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義利之本也藴利生孽姑使無藴乎無宇盡致諸齊侯而請老于莒（齊邑本取于莒故亦曰莒）初晏嬰如晉羊舌肸

已屢言之然觀其教無宇以讓德義利云云惡雖為公適足便其營財結衆之計工于誅國者當不出此

問曰齊其何如晏曰齊其為陳氏矣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豆區釜各加舊量之一鍾乃大矣陳氏亦以十釜為鍾三量既加則鍾自大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收薄而國之諸市踊刖足者屨貴屨賤民人疾痛而或燠休之欲無獲民將焉辟之至是無宇于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者私與之粟由是益得齊衆心穆孟姬景公母為之請高唐故城在今

山東濟南府禹城縣西南陳氏始大

庚午十有四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子在申召蔡侯蔡侯將往蔡大夫曰楚貪而無信惟蔡于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師師圍蔡晉韓起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

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于是晉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慭左傳注地闕以謀救蔡王使單子會之晉人請蔡于楚楚弗許遂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左傳注闕申無宇曰不祥五牲牛羊豕犬雞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有二其一在河南許州襄城縣是為西不羹其一在南陽府舞陽縣是為東不羹使棄疾為蔡公問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臣聞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即鄭子革以子孔之難奔楚事在靈王十八年在內君其少戒楚子曰國有大城

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左傳注檀伯也櫟大夫厲公殺之得櫟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即雍廩）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事俱見前）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楚平即位蔡遂復事具後）

辛未 十有五年原伯絞奔郊（周之郊邑）甘人弑甘公過

原伯絞虐原輿人（衆人也）逐絞立公子跪尋（絞之弟）絞奔郊甘公過（即悼公）欲去成景之族（甘成公景公之後）成景之族遂殺甘公而立成公之孫鰌（是為平公）

魯公子憖奔齊

季孫意如悼子紇之子諡平子不禮于南蒯季氏邑宰南遺之子蒯謂公子憖字子仲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代也其位我以費為公臣憖許之告魯侯遂從魯侯如晉晉平公卒子夷立是為昭公魯侯如晉朝嗣君晉辭之至河乃復憖遂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季氏邑今山東沂州府費縣有故城在縣西北叛如齊憖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初南蒯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

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後二年費人叛南蒯

南蒯奔齊侍飲于齊侯齊侯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

室子韓晳齊大夫曰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齊侯歸

費于魯使鮑國致之

壬申十有六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在今江南潁州府亳州 公子棄疾殺公羊作弒公子比

楚師伐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為之援時蔡公棄

疾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觀起子楚共輮觀起從奔蔡事在靈王二十一年

在蔡事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會薳氏之族楚子殺薳掩而取其室掩為賈曾孫及薳居掩之族楚子奪其田許圍許大夫遷許而留之蔡洧洧仕楚楚滅蔡其父死焉蔓成然字子旗闘韋龜子楚子奪其邑為楚子所不禮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申之會常壽過戮焉正義曰徇之于軍而不殺故猶在楚作亂從乃名公子比即子干前奔晉公子黑肱即子晳時在鄭襲蔡見蔡公脅而盟之蔓成然故事蔡公蔡朝吳亦欲復蔡于是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入楚殺大子祿及公子罷

敵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聞二子死自投于車下既而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遂沿夏左傳注漢别名將欲入鄢即鄢郢令襄陽府宜城縣是芋尹申無宇之子亥求得之史記靈王獨彷徨山中野人莫敢入不食三日飢不能起以歸尋縊于申亥氏觀從謂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比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乃行國每夜駭時不知楚靈死畏其復來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

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比及黑肱曰王至矣君早自圖可以無辱又有呼而走至者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名曰熊居是為楚平左傳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以璧見于羣望曰請神擇于此五人者使主社稷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旣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齋而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葬比于訾楚地在今汝寧府信陽州曰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以靖國人使蔓成然為令尹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

取之民患其無厭故從亂如歸是冬吳因楚亂遂滅州來

劉子（摯獻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簡公子定公寧）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平邱（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北有平邱故城）同盟魯侯不與盟

晉成虒祁（晉平公築虒祁之宫鄭伯及魯叔弓如晉賀事在王十一年虒祁宫故址在今山西絳州南魯叔弓諡敬子叔肸曾孫）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羊舌肸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遂合諸侯于平邱

晉伯淏梁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再合諸侯意將修復霸業乃

叔向卑以威力導其君幷不知伏義執言之用是以諸侯閒而晉亦衰孰謂叔向為賢大夫哉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羊舌肸告劉子劉子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惟命羊舌肸告于齊齊人聽命肸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乃治兵建而不旆既而旆之諸侯畏之同盟鄭公孫僑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鄭伯男也鄭爵列伯子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自日

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是會晉以邾莒之愬魯季孫伐莒取鄆用人于亳社事在王十二年辭魯侯故魯侯不與盟晉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即子服惠伯湫私于荀吳曰魯兄弟也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子其圖之吳以告韓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蔡侯廬隱太子之子是為平公歸于蔡陳侯吳悼太子之子是為惠公歸于陳

楚子既以詐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歸鄭之侵地施惠百姓存恤國中

甲戌十有八年吳子夷末公羊作夷昧史記作餘眛卒

夷末之初立使屈狐庸申公巫臣子留吳為行人聘于晉趙文子趙武問曰延州來季子季札封延陵故曰延陵季子今常州府武進縣也後吳滅州來復以封札故又曰延州來狐庸聘晉吳尚未滅州來曰延州來者後人追記之辭其果立乎對曰不立今嗣君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至是夷末卒欲授

季札季札讓逃去吳人曰先王時吳亦僭號有命兄卒弟代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夷末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夷末之子僚

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白狄別種今直隸正定府新樂縣有新市故城春秋鮮虞國初荀吳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今正定府藁城縣有昔陽城滅肥今藁城縣西南有肥累城春秋肥國以肥子緜皐歸事在王十五年至是荀吳復以師伐鮮虞圍鼓今正定府晉州春秋鼓國州西有鼓聚鼓人或請

命官分職隸事正名唐虞周官近而可徵固未嘗有紀瑞之事也左氏浮誇於

以城叛吳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

䳒悦全反鞮歸明年荀寅又滅陸渾之戎以其貳於楚也

丙子二十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郯子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春秋郯子國少昊後嬴姓朝于魯

郯子朝魯魯侯與之宴叔孫婼叔孫豹之子謚昭子問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昔者黃帝氏以雲

此可見一班泥而師之如武壁定著名徒遊千古笑柄彼不能紀遠之說更足爲定論耶

紀炎帝氏以火紀太皞氏以龍紀（俱見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各氏）自顓頊以來（已見前）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孔子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有天門山在縣西南寰宇記楚獲吳餘皇于此與和州梁山相對時人呼為東梁山西梁山）

吳伐楚陽匄（楚穆曾孫字子瑕）為令尹卜戰不吉公子魴（司馬）

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請改卜之吉戰于長岸魴以其屬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吳公子光諸樊子即闔閭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丁丑二十有一年宋衛陳鄭災

二十年之冬有星孛于大辰爾雅大辰房心尾也西及漢左傳注夏

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魯申須魯大夫曰彗以除舊布新今除于火大辰為大火之次火出火尚伏當須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亦魯大夫曰若火作當在宋衛陳鄭宋大辰之虛陳太皞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衛顓頊之虛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火房火之舍衛星營室營室水也牡雄也水畏火故丁為壬妃至是夏五月火即心星始昏見越七日壬午宋衛陳鄭皆火鄭子產使徙大龜徙主祏于周廟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惟陳不救火初鄭裨竈鄭大夫言于公

子產拒裨竈之請實經國正論多言或信不與亦不復火足袪千古信邪之惑

禹滌湯旱何嘗不鑄幣利民景王之鑄大錢非為救災備患是

孫僑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欲以禳火鄭必不火僑弗與既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僑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竈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謂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明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我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時門鄭南城門洧淵水經注洧水逕新鄭故城又東為洧淵水

鑄大錢韋昭國語注大錢者大于舊其賈重唐尚書云大錢重十二銖

王將鑄大錢單子穆公名旗單靖公之曾孫曰不可古者天災降

以有民失其資之病觀于繼鑄無射不益信乎非獨機變法也

止之進藥必有不敬誤投之咎

廢于是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重曰母輕曰子）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王其圖之弗聽

戊寅　二十有二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悼公）

許男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止曰我與夫殺者不立乎

非啻不嘗而已然其心終無他故其罪止于是三傳所載不同而子高聽止赦止之說尤屬迂謬嘗因讀公羊作論正之

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

胡氏安國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慢進于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加之以大惡而不得辭也

己卯二十有三年孔子至京師既而反魯

孔子將適京師南宮适言于魯侯魯侯與之乘車兩馬俾适俱往孔子既至問禮于老子史記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

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子曰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問樂于萇弘周大夫樂記賓牟賈侍坐于孔子言及樂孔子曰我所聞于萇弘亦如是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家語孔子觀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孔子曰明鏡可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于其所以安存而急急于所以危亡是無異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察廟朝之度家語孔子入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孔子顧謂弟子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于是反乎魯弟子稍益進焉

楚世子建奔宋楚殺其傅伍奢伍舉子及子尚伍員亦曰伍胥奔吳

楚子生太子建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建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請大城城父楚邑漢為父城縣故邑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考楚城父有二一以遷許具見後一即此而寘太子焉無極曰太子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悅從之故建居城父無極譖建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輔之其事集矣楚子信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寃故遣令去太子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名之楚子使名之曰來吾

免爾父棠君尚尚為棠邑大夫棠今江南江寧府六合縣謂其弟員曰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于吳子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知其欲弑僚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史記作專諸堂邑人焉而耕于鄙

盜殺衛侯之兄縶衛靈公同母兄以足疾不立事見前

衛公孟縶狎齊豹衛大夫齊惡子奪之司寇與鄄衛邑注見前有

役則反之無則取之故齊豹作亂衛侯在平壽衛下邑

縶有事于蓋獲衛郭門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

甲焉縶出齊氏擊殺之衛侯聞亂遂如死鳥衛郭門外地

北宮氏之宰北宮喜先與齊豹同謀及是豹使人名喜其宰不知殺之喜佗之子諡貞子

攻齊氏滅之衛侯遂入初齊豹見宗魯于縶爲驂乘

將作亂謂之曰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

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猶終竟也事子而歸死于公

孟及難作宗魯死焉孔子弟子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故亦曰琴

張聞之將往弔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齊侯與其大夫晏嬰適魯問禮

齊侯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舍于公館迎孔子至與語齊侯曰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孔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首拔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雖王可也其霸小矣齊侯說

鄭大夫公孫僑卒

公孫僑有疾謂游吉（即子太叔公孫蠆子）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寛難疾數月而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庚辰二十有四年鑄無射（左傳注無射鐘名其聲中無射之管故以律名鐘）

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韋昭國語註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而以大林覆之）其律中林鐘也單子旗穆公曰不可先王之制鐘也大不過鈞（鈞所以鈞音之法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為鈞法）重不過石（百二十斤為石）今作鐘

不度不中鈞石之數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王弗聽

問之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名也對曰臣聞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細大不踰故曰樂政今細抑大陵不容于耳細無射大林鐘大聲陵之細聲抑而不聞非和也聽聲越言透遠無射之聲為大林所陵聽之微細透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宗伯樂官屬之所司也亦不聽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辛巳二十有五年宋華亥華合比弟王九年合比奔衛亥代為右師向寧向戌子

華定（華椒孫）奔楚

宋公（平公子元公佐）惡華向（華氏向氏）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乃誘羣公子而殺之（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遂刼宋公取太子（即景公欒）及公母弟（公子辰及地）以為質宋公亦質華向之子（亥子無慼寧子羅定子啟）與華氏盟（時公子城與華氏戰不勝遂奔晉）既而宋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向寧將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使華牼歸太子及二公子）華亥向寧華定奔陳（事在王二十三年）先是宋公將攻華氏請于華費

遂華氏之族時為大司馬費遂曰敢不聽命及華向奔費遂子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多僚惡貙譖諸宋公宋公將逐貙貙家臣張匄殺多僚刼費遂而名亡人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以南里宋里名叛華登費遂之子先奔在吳以吳師救之齊烏枝鳴齊大夫方戍宋及宋廚人濮廚邑大夫名濮敗吳師于鴻口左傳注梁國睢陽縣有鴻口亭睢陽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遂敗華氏齊烏枝鳴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之新里于是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

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與華氏戰大敗之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事在王二十四年）至是楚遠越以師逆華氏且告于宋諸侯之戍請出華氏以為楚功宋人從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俱出奔楚

王崩王室亂

王穆后生太子壽先卒（在王十五年）次子猛及母弟匄無寵庶子朝有寵于王王欲立之未果（王殺下門子猛傅也時子朝）之傅賓起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雞憚其犧信畜矣人犧實難己犧

何害王弗應人犧喻子猛難去聲言寵異他人易致禍難也已犧喻子朝言寵異在已自無患害也

至是王田北山即北邙山亦曰郟山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北有心疾崩于

滎錡氏河南府鞏縣有滎錡澗周滎公食邑劉子時劉獻公摯卒單穆公立其庶子劉蚠亦曰劉卷是為文公單子穆公旗奉王子猛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葬景

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者與靈景之族靈王景王之子孫作亂逐劉子劉子奔揚春秋彙纂注揚周邑即揚拒泉皐之揚單

子逆王猛于莊宮莊王之廟以歸王子還子朝之黨夜取王猛

以如莊宮單子出奔于平時左傳注周地羣王子追之單

子殺王子還及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皆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劉子單子欲告急于晉以王猛居于皇今河南府鞏縣西有皇亭即皇也晉籍談荀躒荀盈之子謚文子帥九州之戎即陸渾戎州鄉屬五州為鄉也及焦瑕溫原之師納王猛于王城

王子猛卒左傳註未即位故不言崩母弟匄立是為敬王

王猛雖立未及即位故不成喪後追謚為悼王

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敬王

（壬午）元年王居狄泉（註見前）尹氏立王子朝地震王子朝入于尹尹圉（即尹文公）誘劉佗（劉子族）殺之召伯奂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是秋地震南宮極震（為屋所壓而死）萇弘私謂劉子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事見前）今西王（王子朝在王城故曰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王居狄泉在王城東故曰東王）必大克

（癸未）二年王在狄泉

晉侯使士彌牟（文伯匄之子謚景伯）逆問王室之故彌牟立于乾祭（王城北門）而問于介（大也）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徵會諸侯期以明年（明年晉趙鞅宋樂大心魯叔詣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黄父謀王室也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趙鞅武之孫謚簡子樂大心樂喜族孫魯叔詣叔弓之孫黄父注見前）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吳滅巢

先是吳伐州來（吳縣州來楚復取而城之）楚遠越以諸侯之師救

之吳用公子光謀光請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搖楚必大奔吳子從之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今江南鳳陽府壽州有雞備亭即春秋雞父至是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及圉陽左傳注楚地而還吳人踵楚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沈尹戌楚公子貞封于沈其後以邑為氏今陳州府沈縣有沈城是其地也非沈國之沈曰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

甲申三年魯侯攻其大夫季孫意如不克出奔齊魯侯欲去季氏季孫意如以季姒之譖殺申夜姑季公若為之請不得因謀于公子務人

欲去季氏務人使其弟告公季姒意如庶叔公鳥妻申夜姑公鳥家臣公若亦曰公亥公鳥弟公子務人即公為昭公子以告臧孫臧昭伯名賜臧為之子臧孫以難先是賜之從弟會為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季氏怒拘臧氏老告郈孫郈昭伯名惡惠公之後郈孫以可勸先是季郈之雞關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季孫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郈孫怨意如告子家羈公子遂之子歸父別為子家氏羈諡懿伯公羊作駒羈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公羊傳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駒曰牛馬維婁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維婁縶馬曰維縶牛曰婁委食也言牛馬之于食已者則柔順之魯侯不從遂伐季氏殺季堅意如

弟亦曰公之于門意如請待于沂上此魯沂水源出尼山逕曲阜縣入于泗今曰西沂河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許之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鬷戾以其衆救季氏孟氏從之殺郈孫伐公徒魯侯與臧孫賜如墓謀遂奔齊臧孫賜子家羈從齊侯唁于野井今山東濟南府齊河縣有野井亭取鄆魯有二鄆此為西鄆在曹州府鄆城縣其東鄆在沂州府沂水縣與莒近以居之先是有鸜鵒巢于魯師己魯大夫曰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

晏嬰與孔子交善而尼谿之沮誠為滑稽倨傲

鴝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鴝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鴝之巢遠哉遥遥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鴝鸜鴝往歌來哭童謡如是其將及乎未幾魯侯遜出時叔孫婼在闞及歸謂季孫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季孫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叔孫從公于齊與公言于幄内曰將安衆而納公公使歸季孫有異志叔孫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遂卒　叔孫婼謚昭子豹之庶子闞魯地今兖州府汶上縣南旺湖中有闞亭

孔子適齊

孔子以魯亂適齊史記為高昭子家臣通乎景公　高昭子名張偃之子齊侯

彼非不知孔子
蓋忌其見用耳
跡其生平所為
若二桃殺三士
之謀則更以小
嫌而肆其陰險
尚得謂之賢哉

問政于孔子說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齊侯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

乙酉四年王入于成周尹氏召氏左傳注召伯當言召氏疏曰召氏族出奔召伯身不奔也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先是王三年尹氏涉于鞏由鞏涉洛焚東訾今河南府鞏縣有東訾聚俗呼訾店及是單子如晉告急晉知躒即荀躒趙鞅師師納王使女寬晉大夫守闕塞即伊闕亦曰龍門山在河南府洛陽縣南王師起于滑今河南府偃師縣有緱氏故城本滑國秦滅之周鄭分有其地次于尸今偃師縣有尸鄉

晉師克鞏召伯盈奐之子諡簡公逐王子朝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極之子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即周下都在王城之東敬王從都于此今洛陽故城是也晉師使成公般晉大夫戍之而還七年尹氏固自楚歸京師京師殺之并殺召伯盈及原伯魯之子十五年楚亂王人殺王子朝于楚

丙戌五年吳弒其君僚

吳子因楚喪楚平卒子壬立是為楚昭使公子掩餘燭庸皆僚母弟伐之復使季札聘于上國以觀諸侯公子光告鱄設諸

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我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光乃伏甲于堀室而享吴子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遂弒吴子鱄設諸鈹交于胷而死光遂自立是為闔閭以鱄設諸子為卿季札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

晉士鞅宋樂祁犂樂喜孫字子梁衛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諸侯之大夫會于扈令戍成周且謀納魯侯晉士鞅取貨于季孫而爲之辭魯侯遂不得復先是齊侯將納魯侯季氏家臣申豐以錦賂梁邱據據言于齊侯乃止是冬晉籍談致諸侯之戍于成周

楚殺費無極

初無極以讒去蔡朝吳朝吳在蔡無極欲去之謂蔡人曰王惟信吳故處之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弗圖必及于難蔡人逐朝吳楚子怒無極曰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事在景王十八年出蔡侯朱即平公無極取貨于平公之弟東國謂蔡人曰楚王將立

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是為悼公事在景王二十八年逐太子建殺連尹奢即伍奢事俱在前國人惡之既又與鄢將師比譖郤宛字子惡于令尹囊瓦公子囊子字子常殺之無極謂令尹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子惡曰我賤人無以酬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取五甲五兵寘諸門令尹必觀從以酬之及饗日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召鄢將師而告之遂攻郤氏爇之盡滅其族黨事在王四年國人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囊瓦曰無極殺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吳新有君疆場日駭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囊瓦乃殺無極與

鄔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

丁亥六年晉殺其公族祁盈奚之孫午之子及楊食我字伯石羊舌肸子肸食邑于楊為楊氏

晉祁勝與鄔臧勝與臧皆祁氏家臣通室易其妻祁盈執之勝賂荀躒躒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盈之臣殺勝與臧晉遂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盈之黨也于是滅祁氏羊舌氏分其田以為縣祁氏之田七縣羊舌氏之田三縣祁氏晉獻侯之後羊舌氏靖侯之後既滅晉之公族殆盡

己丑八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左傳公羊俱作禹奔楚

吳子伐徐防山以水之壅山之水以灌于是滅徐徐子斷其髪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遂奔楚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猶勞也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

大克之闔閭從之楚于是始病

庚寅 九年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左傳注晉地

先是魯侯如晉事在王六年次于乾侯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有斥邱故城春秋晉乾侯邑既而歸鄆在王七年至是復在乾侯晉侯時晉頃公卒子午立是為定公將以師納之范鞅請召季孫而使私焉鞅私告季孫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于是意如遂會荀躒于適歷從荀躒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魯侯且請入魯侯卒不肯見意如荀躒退謂意如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謂其歸攝

君事

冬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 十年吳伐越

吳始用師于越晉史黑晉太史蔡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左傳注是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多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晉韓不信韓起孫諡簡子齊高張宋仲幾仲氏宋公子成之後幾江之孫為左師魯仲孫何忌衛世叔申太叔儀孫鄭國參公孫僑子曹人莒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使富辛與石張俱王大夫如晉請城成周晉范鞅謂魏舒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于是晉魏舒韓不信來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畀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左傳疏旣號令下役之事以告諸侯令諸國國各出若干之役各築若干之丈故曰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也而效諸劉子韓不

信臨之以為成命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是役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晉人執宋仲幾歸諸京師魯侯卒于乾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昭公之弟是為定公魯侯出奔在外凡八年至是卒卒于十二月明年叔孫不敢婼之子謚成子逆昭公之喪于乾侯叔孫請見子家覊覊辭叔孫使告之曰若公子宋主社稷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

願與子從政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以義從公與季氏無怨）入可也寇而出者（與季氏為寇）行可也若羈也則君（謂昭公）知其出未知其入羈將逃也喪及壞隤（注見前）公子宋先入從昭公者皆自壞隤反公子宋即位季孫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為司寇溝而合諸墓（魯羣公墓在闕昭公墓別葬先君墓道之外孔子自昭公墓道為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無貶君之義也）

癸巳　十有二年盜殺罕伯（簡公）

囊瓦以一裘一馬而拘兩君召陵之盟奉辭伐罪不讓齊桓乃荀寅卒以求貨而辭蔡晉楚之

莒伯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莒氏之羣子弟賊莒伯

乙未十有四年劉子晉侯宋公元公子景公頭曼魯侯蔡侯悼公弟昭公申衛侯陳子陳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未葬書子鄭伯定公子獻公蠆許男悼公子斯曹伯隱公通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國佐子謚惠子會于召陵侵楚

初蔡侯如楚令尹囊瓦三年止之蔡侯為兩佩兩裘獻其一于楚子而自服其一令尹欲之弗與故止之及歸時唐侯如楚有兩肅爽馬令尹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竊馬以獻乃歸唐侯蔡人聞之因請獻佩蔡侯遂歸遂如晉請伐楚于是劉

臣敬尤貪賄尚足云霸業哉

子合諸侯于名陵謀伐楚晉荀寅荀吳子謚文子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鞅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吾自方城以來靈王十五年晉敗楚侵方城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失諸侯盟于皋鼬今河南許州臨潁縣有城皋亭即鄭皋鼬邑將長蔡于衛劉子以衛祝佗衛大祝子魚言與范鞅謀之長衛侯是夏蔡滅沈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使蔡人滅之秋劉子卷卒謚曰文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名勝志麻城縣東北有柏子山縣東有舉水柏舉之

名蓋合山水而得之今麻城縣隸湖北黃州府

楚師敗績吳入郢

自楚子即位無歲不有吳師伍員為吳行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同謀楚

蔡侯因之質其子于吳以吳子及唐侯今湖北德安府隨州有古唐城亦有上唐鄉故唐國伐楚楚令尹囊瓦禦之陳于柏舉吳子之弟夫槩以其屬五千擊囊瓦之卒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囊瓦奔鄭吳從楚師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芊以出吳入郢穀梁傳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以班處宮

穀梁傳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君之母者楚

子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奔鄖鄖公鬬辛之弟懷以平王殺其父曼成然將弒楚子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必犯是余將殺汝雲中即雲夢澤在今湖北德安府安陸縣遂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隨人卜之不吉辭吳吳人乃退

丙申十有五年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於越入吳

吳師在楚越遂入吳

楚申包胥楚大夫姓公孫封于申故號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吳師敗還楚子入于郢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楚子在隨史記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謂伍子胥曰子之報讐其已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墻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

口七日秦伯景公子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篇杜預曰取其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于是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春秋彙纂注稷楚地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境會之吳師敗吳子乃歸楚公子結滅唐吳夫槩歸自立與闔閭戰而敗奔楚楚封為棠谿氏棠谿城在今汝寧府西平縣即古房子國地楚子入于郢賞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明年楚公子申為令尹遷郢于鄀以定楚國公子申即子西楚昭弟鄀亦作若漢書地理志南郡若楚昭王自郢從此今襄陽府宜城縣有若縣故城

丁酉十有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許自文叔受封至斯十八傳而為鄭滅後楚又立元公成至戰國初復滅）

初許畏鄭偪遷葉（許靈公畏鄭偪請遷于楚楚遷之于葉今河南南陽府葉縣是也事在簡王十年）後又遷夷（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即城父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有城父故城即陳夷邑事在景王十二年）遷白羽（楚以左尹勝言遷許于白羽即析也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析縣故城是事在景王二十一年）遷容城（在今葉縣西事在王十四年）凡四遷皆依于楚至是楚為吳敗鄭遂滅之

僖翩（靈王弟僖季之後）作亂

儋翩率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于是鄭伐馮左傳注周邑滑注見前胥靡今河南府偃師縣有胥靡城負黍今河南府登封縣有負黍聚狐人後漢書郡國志潁陰有狐宗鄉古狐人亭也潁陰今河南許州闕外伊闕外之邑在洛陽晉閻沒戍京師且城胥靡王處于姑蕕左傳注周邑以避亂明年儋翩據儀栗左傳注周邑以叛單子穆公子諡武公劉子文公子諡桓公敗尹氏儋翩之黨于窮谷遂逆王于慶氏守姑蕕大夫晉籍秦籍談之子送王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周大夫而後朝于莊宮又明年單子伐穀城簡城劉子伐儀栗盂以定王室穀城在洛陽縣西

寶玉大弓乃魯受封之寶器陽貨竊

北簡城杜註闕盂即邘今懐慶府河内縣有邘臺左傳王取邘爲之田是也

戊戌十有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諸侯始復特盟

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宫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

陳氏傅良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于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己亥十有八年盗竊魯寶玉大弓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

之以行義視國與甚矣聖人深惡之故直斥之為盜說者乃謂陪臣例不書名泥古過甚矣

魯陽虎（季氏家臣亦曰陽貨）欲去三桓以季寤（桓子之弟桓子名斯意如之子）更季氏（代桓子）叔孫輒（叔孫氏庶子）更叔孫氏（代武叔州仇武叔不敢之子）已更孟氏（代懿子何忌）將享季氏于蒲圃（魯東門外場圃）而殺之孟氏先備（公斂處父知虎欲為亂請孟孫先備乃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偽為築室于門外虎以季孫將如蒲圃季孫謂御者騶而入孟氏築者闔門射殺虎之弟越）陽虎遂劫魯侯與叔孫州仇伐孟氏成宰公斂陽（即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

陽關今山東泰安府肥城縣有下讙亭即魯讙地陽關在兗州府寧陽縣以叛明年陽虎歸寶玉大弓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鮑國諫曰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汲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囚諸西鄙虎逃奔晉適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陽虎既奔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召孔子孔子欲往亦卒不行不狃季氏宰即費子洩論語作弗擾

庚子十有九年魯以孔子為中都宰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棺之厚木之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之諸侯則焉

辛丑二十年魯以孔子為大司寇

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夾谷之會會也非盟也左氏傳所載戰書之詞及以萊兵刼魯侯語多附會不足信如稱盟詞齊侯要魯以三百乘而魯侯推求返汶陽之田然田既歸矣何以終定公之世不聞魯以三百乘從乎即所稱齊侯懼而動獲過如何云云此不過成毛遂歷

魯侯會齊侯于夾谷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聿城記魯定公會齊侯于此

齊侯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孔子相告魯侯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魯侯從之及會獻酢既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于是旍旄羽袚音弗舞者所執周禮有袚舞矛戟劍撥音伐大楯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于此請命有司齊侯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

階藺相如完璧之伎而已豈所以語聖人者哉

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齊侯懼而動知義不若乃歸謂晏嬰曰寡人獲過于魯君如之何嬰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邑請皆還之齊乃歸魯鄆讙（注俱見前）龜陰（田在龜山之北龜山在今泰安府新泰縣）田（今泰安府泰安縣有謝過城寰宇記齊人歸魯田以謝過後人因名 考夾谷之會春秋彙纂削去左傳不錄今據史記輯）

癸卯 二十有二年魯墮郈（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有郈城魯叔孫氏邑）及費（注見前）圍成（注見前）弗克

孔子言于魯侯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弁人字子路亦曰季路）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孔子使申句須樂頎（皆魯大夫）伐之敗諸姑蔑（括地志姑蔑故城在泗水縣東泗水縣今隸山東兗州府）不狃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陽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吾將不墮冬魯侯圍成弗克

甲辰二十有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有晉陽故城春秋晉邑屬趙氏以叛荀寅士吉射士鞅子諡昭子入于朝歌以叛趙鞅歸于晉

趙鞅謂邯鄲午趙勝子別邑邯鄲因以為氏邯鄲今縣屬直隸廣平府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二十年趙鞅圍衛衛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置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鞅怒殺午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寅士吉射之姻也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趙氏家臣聞之告鞅曰先備諸

鞅不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魏舒孫謚襄子與寅吉射相惡欲逐之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夫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遂奉晉侯伐范氏中行氏寅與吉射將伐晉侯齊高彊前奔魯適晉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我以伐君在此矣弗聽遂伐晉侯國人助晉侯寅吉射敗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宫明年荀躒告于趙氏請殺董安于恐其為政于趙氏也趙孟患之安

于曰吾死而晉國寧趙氏定焉用生乃縊而死趙氏祀安于于廟

魯以孔子攝相事

孔子由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荀子門人問孔子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不可不誅也與聞國政三月政化大行男女行者別于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至不求有司存焉皆如歸

馬家語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為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

齊人歸女樂于魯孔子適衛

孔子相魯齊人懼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舞曲名史記作康樂及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高門魯南門本曰稷門僖公更高大之因改名外季孫斯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馬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之終

曰怠于政事仲由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季孫既受女樂三日不聽政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適衛主于顏濁鄒孟子作顏讎由

乙巳二十有四年楚公子結即子期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子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于是楚滅頓明年楚又滅胡以胡子豹歸

於越敗吳于檇李公羊作醉李今浙江嘉興府秀水縣有檇李故城即吳越戰處吳子光卒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越王允常始彊勾踐允常之子陳于檇李越子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自剄吳師屬之目越人因而大敗之靈姑浮越大夫以戈擊闔閭闔閭傷將指足大指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子夫差立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使石尚歸脤于魯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

石尚言于王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自定王八年王季子聘魯後未嘗行禮于魯請行脤于是歸脤于魯王室與魯之交止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為夫人南子宋女也召宋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故呼之太子蒯聵適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豬喻南子盍歸吾艾豭牡豕喻宋朝太子羞之歸而朝夫人戲陽速從太子三顧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

蒯聵奔宋後如晉盡逐其黨公孟彄奔鄭又奔齊考劉氏敞曰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作己諂則啼而走言太子殺余以誣之靈公惑于南子言必聽從故逐蒯聵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今依其說節刪左傳輯

孔子自衛適陳復反于衛

孔子居衛十月將適陳過匡注見前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史記陽虎嘗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拘焉既解家語子路將戰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還衛主蘧瑗見南子史記靈公夫人南子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明年去適宋宋司馬桓魋即向魋而

肅慎距陳數千餘里隼已貫矢何能遠適蓋欲誇聖人多聞而不自知失于誣也他如淳實專車之對靈威文人之書則誕妄不經更甚矣

戌孫欲殺之史記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去適陳主司城貞子是歲魯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孔子居陳三歲史記孔子至陳歲餘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主以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居三歲陳常被寇于是去陳反于衛家語孔子適衛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止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乃盟而出之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來郊迎問伐蒲孔子曰可哉衛侯卒不果伐蒲衛邑今大名府長垣縣是衛侯不能用史記靈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晉趙氏家臣佛肸趙鞅邑宰以中牟史記

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史記索隱此趙之中牟在河北非鄭中牟 中牟畔召孔子

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適晉見趙鞅至河而反史記孔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余之不濟此命也夫乃還息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琴操孔子作息陬操辭曰乾澤而漁蛟龍不游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慘余心悲還原息陬竇鳴犢舜華皆賢大夫趙簡子未得志時須以為政及得志皆殺之復處于衛仍主蘧伯玉

丙午 二十有五年秋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丁未 二十有六年吳子敗越于夫椒通典包山一名夫椒山即西洞庭山也在今江南蘇州府吳縣西南太湖中

吳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注見前使大夫種文種字子禽先為楚宛令後仕越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已止也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越及吳平夫差既克越乃修怨于陳遂侵陳國語勾踐棲于會稽召范蠡而問焉對曰

郢之辭國蓋明知外蒯內輒勢不能安若復立于夫人之手亦必見制于彼而犯蒯聵之所爭

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句踐曰與人奈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句踐乃令大夫種行成于吳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吳許諾乃令大夫種守于國與范蠡入宦于吳三年而吳人遣之

戊申 二十有七年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初衛侯將立公子郢（字子南靈公庶子）郢辭及是衛侯卒夫人命公子郢為太子曰君命也郢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是為出公）于是晉趙鞅納故太子蒯聵于戚宵迷

耳非欲明退謀之卻如吳季札比也

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水經注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此定王後河徙道也時晉軍自西來渡河不知戚處陽虎欲逆河之右而南行使蒯聵絻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時晉荀寅士吉射在朝歌齊人輸之粟鄭罕達送之與趙鞅遇于戚鞅以蒯聵與罕達戰于鐵鄭師敗績罕達字子姚虎之孫鐵邱名在大名府開州北

蔡遷于州来

先是楚以柏舉之故圍蔡使疆于江汝漢書地理志高陵山汝水所出至新蔡入淮　高陵山即伏牛山在今河南府嵩縣新蔡今縣隸汝寧府此汝水故道自元時作堨

舞陽其流遂北合于潁之間而還左傳注楚欲使蔡徙國于江水之北汝水之南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于是請遷于吳楚既還蔡叛而就吳至是吳洩庸吳大夫如蔡納聘而稍納師蔡不即遷故因聘襲之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遂遷于州来後二年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公孫翩射而弑之文之鍇殺翩立昭侯子朔是為成侯

己酉二十有八年殺大夫萇弘

劉氏王室卿士范氏晉大夫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劉子卷故與范氏右士吉射晉趙鞅以為討于是殺萇弘是冬趙

鞅圍朝歌荀寅犯師而出奔邯鄲明年趙鞅圍邯鄲邯鄲降荀寅奔鮮虞齊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有柏人故城）又明年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庚戌 二十有九年晉人執戎蠻子赤（今河南汝州有蠻城亦曰鄤鄉春秋戎蠻子國）歸于楚

楚人既克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皆楚大夫諸梁字子高沈尹戌子）為一昔之期（夜結期明日即

襲襲梁（今汝州有梁縣故城）及霍（汝州有霍陽聚以霍陽山名）單浮餘（亦楚大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楚人使謂晉陰地之命大夫（將命總監陰地之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山名在今陝西商州境下即武關）以聽命士蔑請諸趙鞅鞅許之士蔑乃執蠻子與其五大夫以畀楚人楚誘其遺民盡俘以歸（景王十九年楚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至是蠻氏遂亡）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

詳校官侍讀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何清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

周

敬王

壬子三十有一年楚子使使聘孔子

先是孔子在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史記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年季孫斯卒遺言謂其子肥即康必名孔子史記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歎曰此國幾興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興也

周制公侯封域最大者四五百里楚地雖廣度其疆界亦止千有餘里耳且楚重臣如沈尹戌輩不過封以郡縣安有以七百里予人此事之必無者

顧謂康子曰我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名孔子其家臣公之魚止之肥乃名冉求魯人字子有孔子如蔡及葉朱子論語序說據史記云于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于陳蔡之間案是時陳蔡臣服于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史記索隱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有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于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令尹公子申即子西不可史記子西曰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乃止孔子又反乎衛

秋七月楚子軫卒

吳伐陳楚子救之軍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又不吉楚子曰然則死也乃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初楚平卒令尹子常以太子弱欲立子西子西曰王有適嗣不可亂也乃立太子至是又讓）則命公子結（即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啟（即子閭）五辭而後許將戰楚子有疾遂卒于城父公子啟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申結謀潛師閉途逆越女（越勾踐女）之子章立

之是為惠王乃還左傳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馬楚子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遂弗禜初楚子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楚子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由己率常可矣 禜音詠禳祭雎即沮水出鄖陽府房縣景山至當陽入漳

餘注俱見前

冬十月齊陽生景公子入于齊陳乞無宇之子諡僖子弑其君荼

初齊景公疾命國夏高張立其嬖子荼鬻姒之子而寘羣公子于萊注見前景公卒荼即位公子陽生奔魯公子鉏同

奔公子嘉駒黔奔衛事在王三十年陳乞僞事高國而譖之諸大夫遂逐高國國夏奔莒高張奔魯召公子陽生于魯立之公羊傳陳乞名陽生寘諸其家諸大夫至坐乞使力士舉巨囊至于中霤諸大夫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將盟鮑牧鮑國孫醉而往乞誣之曰此子之命牧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左傳注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謂鮑牧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陽生自謂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鮑牧

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景公妾以安孺子安孺子號也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邱陽賴齊邑今山東濟南府章邱縣有賴亭生立是為悼公使朱毛齊大夫告于乞曰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乞不對而泣毛反命請殺孺子乃遷之于駘齊邑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未至殺諸野幕之下

杜氏預曰弑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于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弑主

甲寅三十有三年春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曹伯且言田弋之說曹伯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于曹伯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執曹伯陽公孫彊以歸曹自振鐸受封至伯陽凡二十五傳而滅

三月吳伐魯

先是魯伐邾茅成子請告于吳邾子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

遂入之處其公宫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即嶧山在今山東兖州府鄒縣東南以邾子益邾隱公歸獻于亳社囚諸負瑕即瑕邱城

注見前邾大夫茅夷鴻即茅成子請救于吴吴以故伐魯使公山不狃時奔在吴率故道險故由險道欲使魯備從武城此為南武城其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西南今東昌府有武城縣乃趙邑漢曰東武武城非魯邑也鄫人道吴師初武城人或因于吴境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吴師至漚菅者道之以入遂克武城進次于泗上泗水注見前微虎魯大夫欲宵攻吴舍吴子所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終得三百

此淮通江之始吳開邗溝不過為伐齊計至今遂資轉漕行水之益事固有創之者受無道之名因之者收不費之惠若此也

人有若魯人字子有與焉及稷門之內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盟而還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因之後二年齊魯又伐齊

乙卯三十有四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吳人溝邗江以通于淮後因名邗溝今南運河自揚州西北抵淮安三百七十里即古邗溝水水經注謂之邗溟溝元和志謂之官河今曰漕河亦曰湖漕以達甓社汜光諸湖也

吳欲伐齊乃于邗江水經注作韓江即中瀆水也首受江于江都築城穿溝通江淮之道左傳注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射陽湖在今江南淮安府阜寧縣北與鹽城寶應分界末口在淮安府山陽縣北舊曰北神堰後曰北閘今廢

丙辰三十有五年春魯侯會吳伐齊齊侯陽生卒左傳注以疾赴故不書弒

魯侯會吳子伐齊齊人弒悼公史記鮑氏弒悼公索隱鮑牧于魯哀八年已為悼公所殺蓋其宗黨赴于師悼公子壬立是為簡公吳子三日哭于軍門徐承吳大夫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乃還是冬楚公子結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之謂公子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遂歸考左傳注季子為壽夢少子自壽夢卒至此七十七歲壽夢卒

時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此葢九十餘孫毓曰季子邑于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今故從左傳原文書字

丁巳 三十有六年春齊國書（國氏族）伐魯夏五月魯侯會吳伐齊戰于艾陵（春秋大事表艾陵齊地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博縣故城南）齊師敗績

齊國書高無平（高氏族）帥師伐魯及清（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有古清亭齊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

季孫使從于朝叔孫州仇呼而問戰求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孫何忌强問之求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州仇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懿子之子武伯彘）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須為右須字子遲魯人）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次于雩門（魯城南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魯師及齊師戰于郊（檀弓史記俱作郎）齊師自稷曲（郊地名）魯左師不踰溝樊須請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入齊軍

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求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右師奔孟之側殿林不狃死公叔務人與其僮汪錡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孟之側論語疏字反孟氏族公叔務人即昭公子公為冉求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為郊戰故魯侯會吳子伐齊吳中軍從吳子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戰于艾陵吳展如敗高無平齊國書敗胥門巢吳子以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及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魯初吳將伐

齊越勾踐率其衆以朝吳子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伍員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無所用之弗聽使員于齊員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反役吳子聞之史記太宰嚭與子胥有隙因讒之賜之屬鏤劍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史記子胥將死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兕之入吳也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于江上命曰胥山

孔子自衛歸于魯

冉求既與齊戰有功季孫肥乃以幣迎孔子史記季康子謂冉有曰子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固之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

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史記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史記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

删詩正樂史記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

音序易史記孔子晚而好易韋編三絕正義云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戊午三十有七年春正月魯用田賦孫復春秋尊王發微田者井田賦者財賦魯自宣公始什二而稅至于哀公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故曰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不對私于冉求曰先王制土藉田謂稅也以力三十受田百畝二十受五十畝六十還田而砥謂平也其遠邇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賦里廛也商賈所居以入計其利入而量其有無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任力謂徭役以夫以夫家為

數而議其老幼有復除于是有鰥寡孤疾此則不役有軍旅之出則徵之雖不役者亦徵其賦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六百四十斛為稯秉芻一百六十斗為秉缶米缶庾也十六斗為庾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又何訪焉弗聽

夏魯侯會吳于橐皋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有柘皋鎮漢為橐皋縣春秋吳邑

初吳與魯會鄫吳徵魯百牢子服景伯對吳弗聽遂與之史記索隱百牢牢具一百也周禮天子十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今吳徵百牢不識禮也太宰嚭

召季孫季孫使端木賜衛人字子貢辭至是會于槖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魯侯不欲使賜對曰盟以周信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衛侯會吳子于鄖左傳注發陽也海陵東南有發繇亭今江南通州如皋縣東有立發墉即發繇口也亦曰古鄖吳藩衛侯之舍將止之賜以束錦見太宰嚭與之語乃舍衛侯

己未三十有八年夏魯侯會晉侯及吳子穀梁傳黃池之會吳遂子矣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諸侯于黃池在今河南開封府封邱縣西南裴駰史記集解黃池之會吳先歃

晉亞之先叙晉者所以外吳

於越入吳

吳不稔于歲起師北征闕（其月切）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于黃池（單平公及魯侯來會）于是越子勾踐襲吳入其郛獲太子友吳晉方爭長未成邊遽（傳也）乃至以越亂告吳子懼以公孫雄言（雄曰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會而先晉晉將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必會而先之）乃昏戒令夜中而陳係馬舌（恐有聲）出火竈（出火于竈外以自燭）雞鳴乃定（軍各萬人為方陳中軍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左軍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皆元常元旂

（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凡帶甲三萬）去晉軍一里昧明鳴鐘鼓振鐸三軍皆譁其聲動天地晉人大駭使董褐（晉大夫）請事吳子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無姬姓之振也孤欲守先君之班爵（爵次當為盟主）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既致命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大則越入吳將毒（猶暴也言若猛獸被毒悖暴）不可與戰其許之先然不可徒許鞅乃使董褐復命曰諸

侯失禮于天子無所逃罪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謂僭號）聞于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君若無畀天子而曰吳公晉敢不從命吳子許諾就幕而會吳先歃晉亞之

許氏翰曰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自宋之盟晉已為楚所先陵遲至于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諱焉耳

吳子使駱來京師

吳子既長晉于黃池將還恐齊宋之害已使公孫駱

告勞于王曰昔楚不承供貢吾先君闔閭不忍其惡與楚眙相逐于中原天舍其衷楚師敗績今齊不鑒于楚又不恭王命夫差不忍其惡徑至艾陵天福于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敢告于天子執事王答曰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吳子弓弩王作吳子還國亡太子內空士皆罷敝乃以厚幣與越平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庚申三十有九年春魯狩獲麟麟注見前

魯狩于大野元和志大野澤一名鉅野今山東兗州府嘉祥縣有獲麟堆嘉祥本鉅野分置叔孫氏之車子鉏商車子微者鉏商名獲麟折其前左足以為不祥棄之郭外孔子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襟曰吾道窮矣叔孫聞而取之端木賜問曰夫子何泣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是年孔子成春秋史記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上自隱公

下至哀公凡十二公

夏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宋桓魋侍寵初宋公嬖魋公子地扶之公閉門而與魋泣目盡腫于是公子地及公母弟辰入于蕭以叛事在王二十一年害于宋公久益驕盈宋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宋公宋公知之告皇野皇氏宋戴公之後字子仲為司馬曰魋將禍余請即救野以公命名左師巢魋之兄巢至告之故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請瑞符

節以命其徒攻桓氏魋欲入子車（魋之弟）止之魋遂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巢亦入于曹曹叛桓氏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名耕字子牛魋之弟）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出于衛而奔齊牛遂適吳吳人惡之反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魯人）葬諸邱輿（今費縣輿城司馬牛墓在費縣成山）

六月齊陳恒（乞之子謚成子史記作田常）弒其君壬（簡公）

齊侯之在魯（悼公奔魯簡公從在王三十年）闞止（字子我）有寵（陳乞私名悼公闞止知之先俟諸外悼公使止反與簡公處悼公既立止從簡公歸在王三十二年）及即位使

為政陳恒憚之諸御僕御官鞅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有陳豹陳氏族者為闞止臣止與之言政說謂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何如對曰我遠于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陳逆字子行陳氏宗故怨止逆嘗殺人止執之逃而匿于陳恒家乃曰彼得君弗先必禍逆遂舍于公宮陳恒兄弟並如公闞止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止之侍人禦之陳逆殺侍人齊侯方與婦人飲酒于檀臺齊乘在臨淄陳恒遷諸寢齊侯執戈將擊

恒太史子餘止之恒欲出逆抽劍謂曰需事之賊也乃止闞止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關齊關名陳恒執齊侯于舒州史記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之于徐州公曰蚤如御鞅言不及此索隱徐音舒正義齊之西北界上地名弒之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魯侯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孔子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魯侯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既弒

簡公乃立簡公之弟驁是為平公恐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楚之使齊國之政皆歸于恒于是盡殺鮑晏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邪自為封邑安平齊邑漢置縣後省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瑯邪亦齊邑漢置縣後省故城在今青州府諸城縣

辛酉四十年熒惑執法之星其行無常以其舍命國守居其宿曰守心蒼龍之宿為明堂心宋之分野也清類天文分野書氐二度至尾二度屬宋分徐州河南之歸德房心大火之次宋公憂之司星占星之官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

子韋所見與周太史榮尘之說同宋公據理析之卓然正論天高聽卑臧否之理固然乃謂以三言而遂從三度則鑿矣

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于是候之果從三度

壬戌 四十有一年春正月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輒奔魯

衛孔圉取蒯聵之姊生悝圉卒豎渾良夫通于內使之戚蒯聵謂曰苟使我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良夫為請于伯姬與蒯聵入舍于孔氏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而先蒯聵從之迫孔悝于廁強

盟之遂刼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仲由為孔氏宰仲由將入過高柴字子羔齊人高氏別族柴曰弗及政不及己不踐其難由曰食焉不避其難柴遂出仲由入石乞盂黶以戈擊之斷纓由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蒯聵名獲衛大夫奉輒奔魯蒯聵既立是為莊公使鄢肸諡武子告于王王使單子平公命之辭明年衛侯莊公飲孔悝酒于平陽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有韋城其南有平陽亭醉而遣之悝載伯姬而行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左傳注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悞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于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户而坐端木賜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余殷人也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年七十有三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

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葬魯城北泗上[皇覽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今孔林在曲阜縣北二里背泗面洙繞以周垣圍徑數里]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賜廬于冢上[今孔林中有一室東向相傳為子貢廬墓處]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之生昭公賜孔子鯉因名焉]先孔子卒鯉生伋字子思作中庸[朱子論語序說子思學于曾子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居魯[繆公尊禮]

之後居于衛

秋七月楚公孫勝亂沈諸梁討誅之

楚故太子建之子勝在吴建以費無極讒奔宋又避華氏之亂于鄭鄭人善之建與晉謀襲鄭鄭遂殺建其子勝奔吴事在景王二十三年令尹申欲召之沈諸梁曰吾聞勝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弗從召之使處吴竟為白公今河南光州息縣有白公城再請伐鄭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自厲劍司馬即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

厲也勝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將以殺爾父平以告令尹令尹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用士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若得自死我不復成人）令尹不悛吳人伐慎（邑名漢為縣後省今江南潁州府潁上縣有慎縣故城）勝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令尹司馬于朝而刼楚子（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其黨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勝不許將立公子啟（即子閭）啟不可遂殺之而以楚子如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圉公

陽楚大夫穴宮負楚子以如昭夫人之宮楚子母越女前所居宮

葉公沈諸梁聞亂以師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

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

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焉曰君胡

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

也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師國

人以攻勝勝奔山而縊其徒微匿也之生拘石乞而

問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謂白公使余勿言曰不

言將烹乞曰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乃烹乞諸梁蕪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使寧（子西之子）為令尹寬（子期之子）為司馬而老于葉

（癸亥）四十有二年春三月越子伐吳敗之于笠澤（即禹貢震澤爾雅謂之具區今曰太湖跨江南蘇州常州及浙江湖州三府界）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勾踐報吳固為動心忍性然豈必非所種不食耶且其撫老幼勵刑賞方振作之不暇又何能自為種耶且十年不收于國則一切賙恤之需何所取資左氏失經內外傳直相等耳

遂敗之 國語勾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孤子寡婦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非其身之所種不食非夫人之所織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報吳勾踐辭復請勾踐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不欲匹夫之勇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于囿 句無韋昭曰諸暨有句無亭諸暨今縣屬紹興府禦兒今嘉興府石門縣東南有語兒鄉即古禦兒也鄞越邑漢為縣今為寧波

（府治姑蔑今衢州府龍游縣北之姑蔑城是）

秋七月楚滅陳

楚白公勝之亂陳人恃其聚（積聚也）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卜之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也）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滅之殺湣公（陳自胡公受封至湣公凡十九傳而滅時陳恒得政于齊後遂建國）

冬十月晉趙鞅伐衛衛人出其君蒯聵及晉平

衛侯背晉趙鞅名之辭以難鞅遂圍衛齊國觀（國書之子）

陳瓘陳恒之兄救之鞅還至是鞅復伐衛入其郛衛人逐衛侯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師退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衛侯嘗翦削壞其邑聚戎州莊公登城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何戎之有翦之戎州衛邑在楚邱又欲逐石圃衛卿石惡從子而未及于是石圃攻衛侯衛侯踰于北方戎州人攻之殺太子疾子青公入于己氏戎人姓己氏殺之初己氏之妻髮美莊公見之以為夫人髢至是入而示之璧曰活我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衛人復立般師是冬齊人伐衛立公子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明年石

范蠡陳策本諸黃老所為後陰先陽近柔遠剛說自奇特然不善用其法而徒襲其跡烏足以語行師哉

圍逐起起奔齊輒自齊復歸于衛輒立十二年出亡亡在外四年復入

乙丑　四十有四年王崩太子仁立是為元王

元王

丙寅　元年冬十有一月越圍吳

越子伐吳吳人出挑戰一日五反越子將許之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文種賢之入越為上將軍曰臣聞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日月盛滿時以為法法其明以進取微者虧損薄食則是行則其微以隱遁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窮也而還月盈而匡

虧也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謂後動則用陰謂沈重固密先謂先動則用陽謂輕疾猛厲近則用柔示之以弱遠則用剛抗威厲辭後無陰蔽後動者泰舒靜為陰蔽先無陽察先動者泰顯露為陽察用人無埶無常所也往從其所因敵為制不預設也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之戰宜為人客先動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陽數未盡雖輕易人不可得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陰數未盡雖柔不可因迫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無窮若日月然今其來也剛彊而

力疾言吳陽節未盡不可擊也君姑待之越子乃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明年晉趙無恤有父之喪降于喪食使楚隆如越問吳難　趙無恤即襄子

晉荀瑤即智伯謚襄子伐鄭

初智宣子荀躒之子甲將以瑤為後智果智氏之族曰不如宵宣子庶子也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鬒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

聽至是瑶伐鄭取九邑智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後智氏亡惟輔果在

丁卯二年晉趙無恤滅代呂祖謙大事記代國在蔚州今蔚州屬直隸宣化府有古代王城

無恤趙鞅幼子初鞅將置後乃書訓戒之辭于二簡以授長子伯魯及無恤曰謹識之三年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鞅以無恤賢立以為後及鞅卒無恤嗣既葬北登夏屋山名在今山西代州亦曰賈毋山與句注山相接請代君

使厨人操銅枓音斗其形方有柄取斟水器以食代君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君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代君夫人無恤姊也聞代君死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名其所死地為摩笄之山山在今直隸易州廣昌縣無恤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史記趙簡子嘗名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山上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于是知無恤果賢以為太子後卒滅代

戊辰三年冬十有一月越滅吴吴子夫差自殺

越入吴國吴子率其賢良（親近之士）與其重禄（大臣也）以上姑蘇（臺名在今江南蘇州府吴縣西南姑蘇山上吴地記闔閭造此亦曰姑胥）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于越曰昔者上天降禍于吴得罪于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如會稽之和勾踐弗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

于言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于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使者泣而去勾踐乃使人謂夫差曰吾置王甬東今浙江寧波府定海縣在海中其東有翁洲即春秋越甬東地君百家夫差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夫差將死自蔽其面曰吾無面見子胥也越于是滅吳吳自泰伯傳仲雍至夫差凡二十五傳而滅

越子致貢命為伯

勾踐既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

大事記徐音舒亦作徐　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有薛縣故城戰國時曰徐州致貢于王王

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秦不如命勾踐選吳越將士西渡河攻秦會秦引罷乃還軍渡淮而南以淮上地與楚又與魯泗東方百里歸吳所侵地于宋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范蠡去越越子殺其大夫文種

蠡從勾踐自會歸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為書辭于

勾踐不復入越遂乘扁舟浮于五湖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并太湖而五實一湖也考五湖之說不一今以國語注為據胥湖即胥口在吳縣西南蠡湖今曰蠡瀆在無錫縣東北洮湖亦名長塘湖在宜興縣西北滆湖在武進縣西南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勾踐乃賜種劍曰子敎寡人七術寡人用其三而取吳其四在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庚午 五年閏月魯侯朝于越

魯侯如越得相悅也太子適郢越太子名將妻魯侯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左傳注嚭故吳臣考史記越滅吳誅太宰嚭與此異乃止明年魯侯自越反季孫肥孟孫彘逆于五梧魯南鄙地在山東沂州府費縣郭重僕及宴孟孫為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何謂重也肥魯侯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魯侯與大夫始有惡

（辛未）六年夏五月衛侯輒出奔宋

衛侯怒褚師比（即聲子衛侯與大夫飲酒于靈臺褚師比襪而登公怒褚師辭公愈怒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奪公孫彌牟（即南文子）邑又奪司寇亥政嬖夏戊之女（初太叔疾以夏戊為大夫疾出亡衛人翦夏氏以其帑與彌子瑕彌子納夏戊之女于公）以為夫人其弟期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當使侍人拔公文要（即懿子）之車于池復使優狡（俳優名狡）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以恥辱）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拳彌以作亂拳彌先

入衆謀而攻公宮郪子士衛大夫欲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遂出彌請適城鉏即鉏城注見前以鉤越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衛侯不知彌與亂故為所詐衛侯為支離陳名之卒因祝史揮揮為内間以侵衛公文要知之與彌牟謀因揮在朝使吏先遣其室揮出弗納館諸外里揮遂如衛侯所衛侯使之越請師明年越皋如后庸皆越大夫宋樂茷樂溷子字子潞魯叔孫舒武叔子謚文子納衛侯彌

牟致衆而問請納之衆曰勿納彌牟請亡衆曰勿出于是重賂越人申開守陴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而納衛侯衛侯不敢入師還衛人立莊公之庶弟公子黚是為悼公彌牟相之以城鉏與越出公遂卒于越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臣賜不識所由入也

壬申七年冬十月宋公頭曼卒景公

宋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子高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于是六卿左師大司馬司徒司城大司寇三族皇靈樂降和同聽政因大尹近官有寵者也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宋公遊于空澤即空桐澤在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辛于連中館名名勝志連勝館在空桐澤後俗呼連塚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空桐澤之上有空桐亭入如沃宮宋都內宮使召六子即六卿曰君請六子畫計策也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

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樂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蠱惑其君而專其利令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六子皆歸授甲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是為昭公呂祖謙大事記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十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其過失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于宋宋人迎而復之

王崩太子介立是為貞定王

貞定王

癸酉元年夏晉荀瑤伐鄭齊陳恒救之晉師還

荀瑤帥師伐鄭鄭請救于齊齊陳恒救鄭師及濮古濮水首受大河自封邱還濟陰至高平入濟今堙荀瑤聞之乃還曰吾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恒曰大夫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恒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智伯其能久乎後四年荀瑤復圍鄭門于桔柣之門瑤謂趙

無恤入之對曰主在此瑶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無恤由是惎瑶

魯侯如越歸卒于有山氏

魯侯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魯侯之妄故君臣多間魯侯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遂如公孫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如越國人迎之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始小侯）

戊寅六年晉河絕于扈（扈亭在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水經注河水東北逕卷之扈亭北禹

貢雒指晉出公時河絶于扈即于是也

庚辰八年秦滅大荔後漢書西羌傳洛川有大荔之戎注洛川即洛水大荔古戎國秦獲之改曰臨晉同州城是也今陝西同州府治大荔縣此洛水乃沮洛由榆林逕延安同州諸府入河非禹貢之伊洛

時諸戎國大荔與義渠史記索隱古西戎國括地志寧涇慶三州皆其地慶今慶陽府寧今慶陽府寧州涇今平涼府涇州俱隷甘肅寧州有義渠故城最强築城數十皆自稱王秦伯厲公以兵伐大荔取其王城今同州府朝邑縣有王城寰宇記大荔戎王所居遂滅之後秦又伐義渠執其王以

歸（在王二十五年）

癸未　十有一年晉侯鑿（出公）出奔齊

晉荀瑤與趙（襄子無恤）韓（康子虎不信之孫）魏（桓子駒曼多之孫）共分范中行地以為己邑晉侯怒告于齊魯欲伐四卿四卿恐反攻晉侯晉侯出奔齊道卒荀瑤立昭公之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晉君之大父曰雍父曰忌忌善荀瑤瑤欲并晉未敢故立之是時晉國之政皆決于瑤晉君不得有所制瑤遂有范中行地

甲申

十有二年晉荀瑶襲衛不克還

荀瑶欲伐衛遺衛侯野馬四百白璧一羣臣皆賀公孫彌牟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侯告于邊境荀瑶果以師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已荀瑶還自衛宴于藍臺戲韓虎而侮段規段鄭共叔段之後以名為氏規韓康子相智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瑶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

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弗聽

丙戌 十有四年晉荀瑤以魏駒韓虎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注見前

荀瑤請地于韓虎虎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于得地必請于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虎曰善乃與之荀瑤悅又求地于魏駒駒欲弗與任章任風姓之後以國為氏章魏桓子相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

繭絲保障千古不易正論然以姑息為保障則養奸廢事多矣

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駒曰善亦與之瑤又求蔡皋狼之地（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有皋狼故城 考史記孟增幸于周成王是為宅皋狼集解徐廣曰皋狼地名索隱成王居孟增于皋狼故曰宅皋狼智伯所求即此地蔡蓋宅音之訛）于趙無恤無恤弗與（襄子以伐鄭之辱恚智伯事見前）瑤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無恤走晉陽初趙簡子使尹鐸（尹周尹氏之別）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謂浚民之膏如抽繭之緒）抑為保障乎（謂厚民之生如築堡以自障）簡子曰保障哉尹

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晉陽為歸至是三家圍晉陽荀瑤決晉水（在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西南源出滴瀝泉今謂之晉渠分三派以溉民田）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竈產鼃民無叛意

戊子

十有六年晉趙無恤及魏駒韓虎攻荀瑤滅之

荀瑤行水魏駒御韓虎驂乘瑤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魏駒肘韓虎虎履駒之跗以汾水（注見前）可以灌安邑（注見前）絳水（源出山西絳州絳山逕曲沃縣入澮）可以灌平

陽注見前也安邑魏氏都平陽韓氏都趙無恤使張孟談張晉公族解張字張侯其後以字為氏世仕于晉潛出見魏駒韓虎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無恤夜使人殺守隄吏而決水灌荀瑶軍軍亂韓魏翼而擊之無恤將卒犯其前大敗之遂殺荀瑶盡滅其族而分其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宫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于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

迫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豫讓曰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須之襄子出豫讓伏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必豫讓也問之果豫讓襄子數其先事范中行氏而不為報仇豫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故國士報之乃請襄子之衣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可以報智伯矣遂自殺

甲午 二十有二年楚滅蔡

蔡侯齊出奔 蔡自叔度至齊凡二十四世

丙申 二十有四年楚滅杞 自東樓公封杞至簡公春凡十九世

庚子 二十有八年王崩

貞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之而自立是為思王立五月少弟嵬又攻殺之而自立是為考王此三王皆貞定王之子

封弟揭于河南即東都漢于此置河南縣

初王子朝之亂餘黨皆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事見前至是王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揭以續周公之職是為河南桓王

考王

辛丑 元年

甲辰 四年晉侯朝于韓魏趙氏

晉哀公卒子柳立是為幽公時晉獨有絳曲沃餘皆入韓魏趙氏號三晉晉侯畏反朝焉

丙午 六年夏六月雪日有食之

庚戌 十年楚滅莒

初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大夫烏存因國人逐之莒子奔魯齊人納郊公事在敬王元年自是微不復見

後四世楚滅之（莒自茲輿期受封二十三傳而滅）

（乙卯）十有五年王崩太子午立（是為威烈王）

河南公封其少子于鞏（鞏故城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河南桓公卒子威公代威公卒子惠公代乃自封其少子班于鞏以奉王號東周而河南遂號西周（大事記曰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故曰西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故曰東周）

衛公子亹弑其君糾

先是衛敬公卒子糾立（是為昭公）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

于趙至是公子亹弒昭公而自立是為懷公立十一年敬公之孫頽弒之頽亦自立是為慎公

威烈王

丙辰元年晉趙無恤卒

無恤為伯魯之不立有子五人不肖置後必欲傳位于代成君伯魯之子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為趙氏後至是無恤卒其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趙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殺其子復迎浣而立之是為

獻子

是年魏駒韓虎皆卒駒之子斯代（是為文侯）虎之子啟章代（是為武子）

秦庶長（秦爵二十級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鼂弒其君（懷公）

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早卒大臣乃立昭子之子（是為靈公）

戊午

三年晉韓啟章伐鄭殺鄭伯

啟章殺鄭幽公（名已）鄭人立幽公之弟駘（是為繻公）後韓氏（景侯虔）復伐鄭（在王十八年）取雍邱（注見前）已而鄭伐韓氏

敗其兵于負黍（注見前）在王十九年

己未　四年秦作上下畤

上畤祭黄帝下畤祭炎帝

辛酉　六年盜殺晉侯柳

晉侯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之魏斯以兵誅亂者

立幽公之子止（是為烈公）

癸亥　八年越滅鄫（注見前）

少皥之杞莒及鄫司之（莒鄫皆嬴姓少皥之後）楚先滅莒越復

滅郯少皞遂不祀

甲子九年秦初以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取他女為君主用諸河以求福命曰妻河時晉魏斯以西門豹西門以地為氏為鄴令故鄴城在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鄴苦河伯娶婦豹乃與三老期當共送婦及期豹先投巫嫗于河曰先報河伯已而投三老復欲投廷掾與豪長者皆叩頭流血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大事記魏與秦鄰故狃其俗至豹始禁之

此後世常平義倉所自始賑貸濟歉固經國要圖然有一利必有一弊非得其人以善理之民何由被實惠耶

戊辰 十有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此西河東北也龍門底柱之間皆高山崇阜河雖壅不徙流

己巳 十有四年晉魏斯始行平糴法

李悝李氏皐陶之後悝魏臣為魏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除山澤居邑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謂士工商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

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中孰自三四百五十石餘三百石終歲長三百石下孰自倍收三百石餘百石終歲長百石小饑則收百石收平歲三分之二中饑七十石收三分之一大饑三十石收五分之一故上孰則上糴三而舍一糴三百石舍一百石中孰則糴二糴二百石下孰則糴一糴五十石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上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糶不貴而民不散斯又以

鄴令西門豹言引用漳水清漳出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沽嶺濁漳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發鳩山二水分流至河南彰德府涉縣始合東北逕直隸界分二支一東行入衛一東北行合滏陽滹沱諸水至天津入海穿渠溉鄴田今彰德府有西門渠豹所開後漢元初中嘗詔修之河內之民利之魏以是益富彊漢書溝洫志魏文侯曾孫襄王時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與史記不同

辛未十有六年命晉韓啟章趙浣伐齊

王命韓氏趙氏伐齊入其長城括地志齊長城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

公儀休言固得體然亦近于好名者之所爲拔葵猶可怒而出妻不太矯情乎

山北岡經淄州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　濟州今濟寧州屬兖州府平陰今屬泰安府淄州今淄川縣屬濟南府密州今諸城縣屬青州府琅邪臺在諸城縣東長城故址今尚存　時三晉自通王室亦如列國

壬申　十有七年魯繆公顯以公儀休爲相　休魯博士以高第爲魯相

休相魯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嘗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圃夫紅女利乎

秦初令吏帶劍

三代之制大夫士皆佩玉秦始令帶劍并令百姓亦帶之

癸酉 十有八年晋魏斯克中山（今直隷定州春秋鮮虞地戰國為中山國）使其子擊守之

魏斯使樂羊（宋樂氏之別）伐中山克之（史記趙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索隱朱本云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居靈壽後為趙武靈王所滅據此魏文侯所克乃武公地趙武靈所滅乃桓公地地本分自中山故皆以中山為號魏武侯之世中山及趙戰于房子盜靈壽之中山也）以封其子擊斯問于其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

樂羊啜羹與吳起殺妻相似而不同起求為將其妻何辜殘忍極矣若樂羊當兩軍相持之際不以私恩害公義于理尚正然啜羹而且盡一杯則太不近人情矣

君得中山不以封弟而封子何為仁君斯怒任座趨出問翟璜翟以國為氏璜名也對曰仁君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斯說使翟璜召任座親下堂迎之引為上客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懸之以示羊羊不顧中山烹而為之羹羊啜之盡一盃中山知其忍下之魏文賞其功而疑其心

甲戌十有九年齊田和陳敬仲改氏田左傳作陳史記作田田成子之孫白是為莊子莊子之子和是為太公伐衛

田和相齊宣公籍伐衛取毋丘史記年表作毋索隱毋音貫即貫城貫城注見

前後二年和之宗人田會叛和以廩邱（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范縣）屬于晉趙氏

晉魏斯受經于孔子之弟子卜商（卜以官為氏商字子夏衛人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

魏斯受卜子夏經藝以為師又師事田子方（齊田氏之別）過段干木（段干姓木名）之廬必式（皇甫謐高士傳木晉人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踰垣避之文侯待以客禮）四方賢士多歸之斯由此得譽于諸侯斯子擊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

貧賤驕人實啟策士凴凌之習是時諸侯各以得士為重而士因得以窺其間而把持之顏蠋蠋前王前之對亦同此術然求者應者皆不過為富國强兵機械變詐之徒耳豈可與闔門延俊同日而語哉

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丙子 二十有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為相以吳起為將

魏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

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君名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胡三省曰班志魏地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内高陵漢屬馮翊其地在河西所謂西河之外者也今高陵縣屬西安府之守謂吳起臣所進也君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于魏成克曰成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

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曰鄙人失對願卒為弟子吳起吳以國為氏衛人仕于魯齊人伐魯魯欲以起為將起取齊女魯人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絶之今又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曰妻以求將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遂去魯聞魏斯賢往歸之斯問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齊田氏庶孽晏子薦之景公尊為大司馬有兵法書弗能過也于是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為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斯以其得士心

使為西河守以拒秦韓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